

论诗歌翻译的详略度

——以李白三首诗歌英译为例

王明树

(四川外语学院 国际关系学院 重庆 400031)

摘要:文章以认知语言学有关详略度的研究为理论框架,通过分析对比李白诗歌《送友人》、《月下独酌》和《长干行》的不同英译文本,探讨了详略度对诗歌翻译的制约。研究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原诗详略度的制约,而且译者应尽量实现与原诗的“详略度”对等。

关键词:详略度;诗歌翻译;李白诗歌

中图分类号:I05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11)04-0159-05

详略度(specificity)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认知范畴,牵涉到人的情感和主观活动,体现了话语的主观性。近年来,详略度已经成为认知语言学家研究的重要课题,国内学者王寅^[1]、王明树^[2-3]等均已探讨过详略度对翻译研究和实践的启示,但均未作详细、系统的论述。因此,笔者拟以认知语言学有关详略度的研究为理论框架,以李白诗歌《送友人》、《月下独酌》和《长干行》的不同英译文本为例,探讨详略度对诗歌翻译的制约。

一、详略度的含义

所谓详略度,就是指人们对同一情景或事体可以在不同细节层次上得到描述。Langacker^[4]认为人们对某一事体或情景的“识解”包括详略度、辖域、背景、视角和突显。不同识解的形成与对外界观察的详略度密切相关,人们可从不同的精确程度和详略度来认识或描写一个事体。也就是说,说话人/作者可以用不同的细节或详细程度对同一情景或事体进行描写。它可能出现在词汇层面,如名词、动词等,它也可能出现在句子层面。例如:

(1) thing > object > implement > brush > toothbrush;

do > break > shatter > completely shatter;

cocker spaniel > spaniel > dog > canine > animal > creature > thing。

如果我们将这些词语运用到适当的语句中,同一情景就会有多种不同的表达方式,出现详略度不同的分句,它们能构成一个描写同一情景但详略度逐步变化的语言连续体,例如:

(2) a. Someone did something.

b. Someone broke something.

c. Someone broke the toothbrush.

收稿日期:2010-05-17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基于构式语法的二语习得研究”(2009YY08)

作者简介:王明树(1966-),男,四川剑阁人,四川外语学院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d. Someone completely shattered the toothbrush.

e. Tom completely shattered the toothbrush in the bathroom.

f. Tom completely shattered Mary's toothbrush in the bathroom by hitting it solidly with a brand new wooden handled claw hammer.

逐字逐句细读以上例句,我们不难发现,说话者/作者的措辞一句比一句更加准确、具体。由此可见,正确把握说话者或作者对某一情景或事体描述的详略度,有助于准确地理解说话者或作者的真正用意。

二、详略度对诗歌翻译的制约

在创作过程中,作者对某一情景或事体进行描写必然涉及详略程度的选择问题。王宏印^{[5]146}认为诗歌翻译很难,甚至多数人认为诗不可译。就古体诗或格律诗而言,基于民族语言的形式美方面的诗歌形式的特殊关照,是古典诗歌翻译的要点。在不同的传统文化和文学传统之间,寻求套用与对应创造是两种基本的形式依托……无论是古典诗还是现代诗,诗歌翻译的规范和准则都异常严格,而不是随心所欲地谈创造。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对原诗“详略度”的把握有助于理解和翻译原诗。下面我们以李白诗歌《送友人》十种英译文^①、《月下独酌》十种英译文^②和《长干行》的九种英译文^③为例,考察译者在理解和翻译原诗的过程中是否受到了原诗“详略度”的制约,并是否实现了与原诗“详略度”的对等。

(一) 详略度对诗歌《送友人》翻译的制约

在《送友人》这首诗中,诗人李白就通过使用不同的详略度来对同一情景进行描写。如诗中的“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中的“浮云”、“游子”、“落日”、“故人”。我们知道云有千姿百态,“夕阳无限好”,诗人偏偏选取了“浮云”与“落日”,而未用白云与夕阳;人有千万种,“兄弟如手足”,诗人却选用了“游子”与“故人”来分别指友人和诗人自己,而没选

用“游人”与“兄弟”之类的词语来表达诗人对友人恋恋不舍的情感。

原诗“浮云游子意”中的“浮云”指空中漂浮不定的云朵。在这十种译文中,Watson译“drifting clouds”,其余译者都译为“floating cloud(☉)”;“落日故人情”中的“落日”指红彤彤的夕阳缓缓而下,隐喻诗人对友人依依不舍的心情。Brynner,Pound和Obata译为“(the) sunset”,Carlson,Watson 杨宪益夫妇译为“the setting sun”,Giles译为“my sun had set indeed”,Fletcher译为“Yon sinking sun...”,Lowell译为“Day is departing...”,许渊冲译为“Like parting day...”。因此,我们认为应用“the floating clouds”来翻译原诗中的“浮云”,用“the setting sun”来翻译原诗中的“落日”这样才能更好地传达原诗的意义。

Lowell把“浮云游子意”中的“游子”译为“man”;Carlson和Watson译为“traveler”;Obata,Fletcher与杨宪益夫妇译为“wanderer”;Brynner和许渊冲译为“you”;Pound与Giles采用了变通译法,分别译为“Mind like...”和“your heart was full of wandering thought”。原诗中的“故人”指诗人自己。有的译者把“故人”译为“acquaintances”(如Pound),有的译为“friend”(如Lowell,Carlson,Obata),有的译为“old friend”(如杨宪益与戴乃迭),有的译为“me/I”(如Brynner,许渊冲),Fletcher和Giles采用了变通译法。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译者要译好此诗,需要注意详略度的选取,尽量实现与原诗“详略度”的对等。为此,我们认为应选“you/wanderer”来翻译“游子”,用“me/I/old friend”来翻译“故人”。

另外,诗歌的最后一句是“萧萧班马鸣”。对于“班马”的翻译,不同的译者也选用了不同的英语词汇来翻译。在十种译文中,有的译者把“马”译为复数(horses),有的译者用单数(horse),即译为“the/your/my/his horse”;有的译者译为“steed”。Pound,

①Giles,Ezra Pound,Fletcher,Lowell,Obata,Brynner的译文均选自吕叔湘编著《中诗英译比录》,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31-133页。许渊冲的译文选自许渊冲译《唐宋诗一百五十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3页。Carlson,Watson的译文均选自译典网(www.1dict.cn)。杨宪益与戴乃迭的译文选自杨宪益、戴乃迭译《李白诗选》,中国文学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9年版,第101页。

②许渊冲的译文选自许渊冲译《唐诗三百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杨氏夫妇译文选自《李白诗选》。屠笛与屠岸的译文选自吴钧陶编《唐诗三百首》,湖南出版社,1997年版,第215页。Waley,Fletcher,Giles,Brynner,Lowell,Obata的译文均选自《中诗英译比录》。Pound的译文选自中国译典网。

③许渊冲的译文选自许译《唐诗三百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35页。罗志野的译文选自吴钧陶编《唐诗三百首》。Martin,Fletcher,Pound,Gaunt,Lowell,Obata,Brynner的译文均选自《中诗英译比录》。

Obata 和杨氏夫妇把“班马”译为“our horses”, Watson 译为“our hesitant horses”, Lowell 译为“the horse”, Bynner 译为“my horse”, Fletcher 译为“your horse”, Carlson 译为“his dappled horse”, 许渊冲译为“our steeds”, Giles 译为“each whinnying steeds”。原诗中的“马”应指诗人自己的马和友人的马, 因此用复数较好。

(二) 详略度对诗歌《月下独酌》翻译的制约

在诗人李白的笔下, 月亮的光辉并不一定使它自身享受人们所感受到的温馨。诗人自由进取的豪迈气质又使得他不能在孤独的海洋中沉没, 他追求解脱的方法, 就是自己孤独的时候, 月亮再圆再亮, 也是孤独的。每当此时, 诗人总是把月亮作为自我的关照对象, 让“我”与月相融合。《月下独酌》这首诗一开始就给人们描绘了一幅美妙的图像: 天上一轮明月, 花丛中一壶美酒。然而, 在这美好的夜晚, “我”不得不一个人自饮自酌, 因为身边没有一个亲人朋友与“我”痛饮。《月下独酌》妙就妙在以孤独之苦写乐, 以乐映衬孤独之苦, 使其苦更甚。诗人李白先以“我”的孤独来写月, 以月的孤独来看“我”的孤独。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要准确地理解原诗的意义, 就需要对原诗详略度有正确的把握, 否则译文就不能准确传达原诗的真正意义。比如在理解和翻译原诗第一句和最后一句“相期邈云汉”时, 就需要译者在翻译时注意详略度的问题。

在十种译文中, 许渊冲把原诗第一句“独酌无相亲”中的“无相亲”译为“without a companion of mine”, Waley 和 Lowell 译为“without a companion”, Giles 译为“no companion”, 杨氏夫妇译为“no friends”, Pound 译为“no friend”, 屠笛/屠岸译为“without a friend of mine”, Fletcher 翻译为“none with me”, Bynner 译为“no one”, Obata 用疑问句“where are my friends”来翻译。从这些译文来看, 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就存在详略度的选取问题。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 有的用“One”, 有的用“friends/friend”来翻译, 有的翻译为“companion”, 即 one > friends > friend > companion。根据原诗的意思, 最好选用“companion”, 这是因为原诗表示自己一个人自饮自酌, 身边连一个亲朋好友都没有。如果选用“one”来翻译原诗中的亲人或朋友, 则不能很好地表达原诗

的意义, 因为 one 泛指一般人, 一般不能勾起诗人心中的孤独之感, 只有亲人和朋友不在身边才会更加加深诗人的孤独。

对原诗最后一句“相期邈云汉”的理解, 译者不仅需要与辖域有关的百科知识, 而且涉及详略度的选取问题。有的译者把“云汉”译为“space”, 有的译为“sky”, 有的译为“galaxy”, 有的译为“star”, 有的译为“galaxy”, 有的译为“the Milky Way”, 即 space > sky > galaxy > star > galaxy。也就是说, 在这十种译文中, 有的译者把原诗中的“云汉”译为天空, 有的译为宇宙, 有的译为银河系, 有的译为星星, 有的译为星河, 有的译为银河, 有的译为云河, 有的译为牛奶路。从原诗所表达的意思来看, “云汉”在此就指天空, 而非银河, 更非牛奶路。因为一提起银河, 中国人就会想到牛郎织女美丽动人的爱情故事, 一提起牛奶路, 西方人就会想到美丽动人的希腊神话。众所周知, 牛奶路(the Milky Way)与希腊神话密切相关, 古希腊人认为它就是众神聚居的奥林帕斯山通往大地的“路”, 至于它为何如此璀璨夺目, 则是与仙后赫拉洒落的乳汁有关。因此, 我们认为最好用 sky 来翻译“相期邈云汉”中的“云汉”。

(三) 详略度对诗歌《长干行》翻译的制约

首先, 在《长干行》这首诗中, 诗人李白用商妇自述的口吻讲述了一个动人的爱情故事。我们知道, 汉语中的三种人称代词都有尊称、谦称之分。比如称对方的父亲为“令尊大人”, 对方的母亲为“令堂大人”, 称自己的父亲为“家父”, 自己的母亲为“家母”。称对方的儿子为“令郎”, 对方的女儿为“令爱”或“令千金”, 称自己的儿子为“犬子”, 自己的女儿为“小女”。在《长干行》这首诗中, 商妇把自己称作“妾”, 把心爱的丈夫称作“郎”或“君”。“郎”或“君”表示对对方的尊重。另外, “郎”或“君”的使用还表示女子使用不同的称呼来指自己的丈夫, 一般来说, 男子婚前称“郎”(郎骑竹马来), 婚后称“君”(十四为君妇……十六君远行)。然而英语中的人称代词一般没有尊称、谦称之分, 所以译者在翻译过程便存在对原诗详略度的取舍问题。下面我们以“郎骑竹马来”、“十四为君妇”、“十六君远行”中的“郎”与“君”的翻译(译文见表1)为例来考察译者对原诗详略度的取舍情况。

表1 郎/君译文对照表

译者	郎骑竹马来	十四为君妇	十六君远行
Martin	You, my own true love	I was wed	you
Fletcher	You	thy wife	you
Obata	you	your wife	you
Pound	you	My Lord you	you
Gaunt	he	him	My dear lord
Lowell	you, my lover	the wife of lord	my lord
Bynner	you, my lover	your wife	you
罗志野	you	your wife	you
许渊冲	you	your bride	you

从上表可知,在这九种译文中,除了 Gaunt 用英语的“he”来翻译汉语的“郎”外,其他八位译者都用英语的“you”来翻译汉语的“郎”。其中,三位译者在“you”后用了同位语, Martin 用的是“my own true love”(我的真爱), Lowell 和 Bynner 用的是“my lover”(我的爱人/情人)。我们认为这三位译者都在尽量与“郎”的意义保持一致,但事与愿违,只有 Martin 作得较好,因为“郎骑竹马来”中的“郎”不是“我的爱人/情人”,而是“妾”对对方的尊称。

对于“十四为君妇”的翻译, Martin 使用了被动语态,他译为“I was wed”,未能译出原诗句所隐含的“两厢情愿”之意。 Gaunt 用“him”来译原诗中的“君妇”,也未能把握原诗的意义。其他六位译者都不同程度地实现了与原诗的“详略度”对等,其中尤以 Fletcher, Pound, Lowell, 许渊冲的译文最佳。

另外,七位译者(Martin, Fletcher, Obata, Pound, Bynner, 罗志野、许渊冲)都用“you”来翻译“十六君远行”中的“君”, Gaunt, Lowell 分别用“My dear lord”和“my lord”来译“君”。我们认为,后两种译文较好地实现了与原诗的“详略度”对等。

其次,我们再以原诗中的“两小无嫌猜、低头向暗壁、瞿塘滟滪堆、双飞西园草”四句的不同英译为例来探讨译者在翻译时对原诗详略度的取舍问题。

第一,两小无嫌猜。《长干行》从女子的童年写起。“妾发初覆额,折花门前剧。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同居长干里,两小无嫌猜”。古代小孩不束发,“妾发初覆额”表明年纪还很小。这几句是说商妇和她的丈夫在童年时代就有着亲密无间的友谊。以下从“十四为君妇”到“十六君远行”,用年龄序数法描写女子婚后的生活历程。因此“两小无嫌猜”中的“两小”应该表示他们都是小孩之意。在这九种译文中, Pound 把“两小”译为“Two small people”, Bynner 译为“young (people)”, Lowell 译为“very young

(people)”, 罗志野译为“boy, maid”, Gaunt 译为“village boy and maid”, Martin 译为“a giddy boy, a thoughtless maid”, Fletcher, Obata, 许渊冲三位译者译为“children”。从这些译文来看(如 a/b 所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存在对详略度的选用问题。

a. small people > young (people) > very young (people) > children/boy > village boy > giddy boy

b. small people > young (people) > very young (people) > children/maid > village maid > thoughtless maid

根据原诗的意思,我们认为此处选用 children 较好,这是因为原诗中的“两小”指小孩,而非大人(people),亦非年轻人(young people),更非“小人”(small people)。

第二,低头向暗壁。原诗“低头向暗壁”中的“暗壁”应是“昏暗之壁”之意。除 Martin 未译此次之外,其他译者都注意到了详略度的选取问题。两位译者(Pound、罗志野)把“低头向暗壁”中的“暗壁”译为“wall”,四位译者(Obata, Gaunt, Lowell、许渊冲)译为“dark wall”,一位译者(Fletcher)译为“corner”,一位译者(Bynner)译为“darker corner”。

第三,双飞西园草。原诗“双飞西园草”中的“草”是指草丛。一位译者(Lowell)把“草”译为“plants”,两位译者(Fletcher 和 Bynner)译为“grasses”,三位译者(Obata, Pound、许渊冲)译为“grass”,三位译者(Martin、Gaunt、罗志野)未译此词。在此不应把“草”译为“plants”或“grasses”,否则就会扩大草丛的概念,而应用英语的“grass”来翻译。

第四,瞿塘滟滪堆。瞿塘峡是长江三峡之一,在今重庆市奉节县东。峡口有巨大的礁石,名滟滪堆。农历五月夏水涨时,滟滪堆便淹没于水中,仅露出顶部一小块,舟来船往,极易触礁遇祸。所以舟人谚曰“滟滪大如襍,瞿唐不可触。”古代三峡山上多猿,

它们的叫声凄厉,常常牵动旅人的乡愁。歌谣唱道“巴东三峡猿鸣悲,猿鸣三声泪沾衣”。诗人巧妙地把这两首谣谚熔铸为精炼的诗句。我们读到这里,好像听到了咆哮的江声和哀切的猿鸣,也感到了商妇对丈夫安危的深切关怀。在九位译者的译文中,一位译者(Martin)未译;四位译者(Oyata、Pound、Bynner、罗志野)只译了“瞿塘峡”而未译“滟滩堆”。其中,Oyata译为“Traveling beyond the Keu - Tang Gorge”,Pound译为“Ku - to - Yen”,Bynner译为“Through the Georges of Chü - t ‘ang of rock and whirling water”,罗志野译为“And you crossed over Qutang the dangerous bay”;两位译者(Fletcher和Lowell)既译了“瞿塘峡”又译了“滟滩堆”,Fletcher译为“In Chü - t ‘ang Gorge how Yen - yü’ s billows roared!” ,Lowell译为“To the Ch ‘ü T’ ang Chasm and the Whirling Water Rock of the Yü River”,Gaunt意译为“Went afar on a river of fear”,许渊冲译为“Three Georges”(三峡)。译者不管是在译文中翻译了“瞿塘峡”,还是把“瞿塘峡”理解并译成了“三峡”,八位译者的译文都较好地与原诗的意义保持了一致,这是因为人们一想到了“三峡”,就会想到“瞿塘峡”,也就会想到“滟滩堆”,反之亦然。

三、结语

通过对李白诗歌《送友人》、《月下独酌》和《长干行》的不同英译文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译者在诗歌翻译过程中都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了原诗详略度的制约,而且应尽量实现与原诗的“详略度”对等。否则,译者就不能准确地传达原诗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王寅. 认知语言学的“体验性概念化”对翻译主客观性的解释力——一项基于古诗《枫桥夜泊》40篇英译文的研究[J]. 外语教学与研究,2008(3): 211-217.
- [2]王明树. 翻译中的“主观性识解”——反思中国传统译论的意义观[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4): 143-147.
- [3]王明树. “主观化对等”在翻译中的应用——以李白诗歌《送友人》英译为例[J]. 外语与外语教学,2009(8): 62-65.
- [4]LANGACKER R. W.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Descriptive Application(vol. 2)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
- [5]王宏印. 文学翻译批评论稿[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6.

Specificity in Poetry Translation:

A Case Study on English Versions of Li Bai's Three Poems

WANG Ming-shu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P. R.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has an exploration on the constraints of specificity in poetry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oncerning specificity and compared with different English Versions of Li Bai's three poems. As a result, we find that translators, consciously or unconsciously, not only have been constrained by specificity on the comprehension of the original poem, but also do their best to achieve “specificity equivalence” to the original poem in translation.

Key words: specificity; poetry translation; Li Bai's Poems

(责任编辑 胡志平)